篷窗隨錄

篷窗隨錄卷十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璥校

目錄

聖祖仁皇帝御製幾暇格物篇

九河故道漢唐宋諸家之說不一或謂在濟南境內或謂遠界永平而酈道元謂九河苞淪於海以朕揆之其九河入海之處在今天津之直沽而九河故道不出滄景二三百里閒也蓋水性就下今南北之水以天津爲尾閭地最窪下雖數千百年中或陵谷變遷而其高卑大勢南北定位有必不可易者卽以禹貢之文考之可以斷矣禹貢曰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疏云大伾屬魏郡黎陽洚水在信都大陸澤名夫黎陽今之濬縣信都今之深州大陸澤在今之東鹿界而河閒在濬縣深州東鹿

之北故曰又北也又九河既道疏云平原以北平原今德州境言德州以上也漢書溝洫志許商云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在成平東光鬲界中此三地今皆屬河間杜氏通典云鉤盤在景馬頰覆釜在趙郡景即景州趙郡今涿冀南古所謂燕南趙北也輿地理記云簡河在臨津金史地理志云南皮縣有潔河太史河傳志所載九河故道之在河間境也又豈不彰明備著乎則天津爲同爲逆河入海之道無疑矣河自周定王時已南徙九河故跡亦漸湮廢後人不能深究地勢多穿鑿傅會其指在濟南者既失之過南其指在永平者又失之過北而鄭康成據緯書

謂齊桓公塡塞八河以拓疆界其說益滋譌謬耳凡人讀書能正據經文考以古今形勢則諸家之說自有折衷夫河閒古郡稱名已久其所以謂之河閒者以其在九河之閒也顧名思義又可知矣

臣吳廷華按禹貢九河第言其數而未詳其名爾雅釋地篇詳其名矣而未誌其處西漢去古未遠已不知九河所在迄今又數千年欲執卷辨方實指其所謂徒駭覆鬴示千古以可信宜衆說斷斷而莫之決耳然徒駭之爲滹沱滹沱之由平舒入海漢書確有明文又大陸古澤實爲禹迹之舊漢書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注淸

河自東北以下會大河故瀆則今直沽之爲禹河入海故道無疑人第惑於河水由章武爲漢河之論不知周時河已南徙後世漸徙漸南地勢北高南下斷無周時已南而漢復北之理

聖祖仁皇帝考古証今合百家之說而折衷之確然指天津爲禹貢逆河入海之道使知濟南永平之說之非而萬世治水之績乃得把握之方要由南北水利時釐

宸衷禹功所及有默會於

宵衣旰食間者迄今川瀆平成永賴

帝澤蓋是篇實示其端焉

九河故道

禹貢兖州九河既道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爾雅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郭璞註簡潔爲二河朱子孟子集註同　孔安國書傳河水分爲九道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孔穎達禹貢疏計禹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鄭元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元蓋據此

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
流八枝併使歸於徒駭也漢書溝洫志許商云
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現在成平
東光鬲界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
餘里又王横云往者天嘗陰雨東北風海水西
南溢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邢
昺爾雅疏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
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
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蔡氏
書傳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
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

其一則河之經流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河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又云九河已湮漢唐以來諸儒就所見之斷港絶潢指爲某河某河是非不可知然河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余氏闕云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而禹之故道失矣西京時河入千乘而無棣之間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偶合於禹迹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名山藏

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甯津吳橋諸處直達東海通典九河四在景成二在平原其太史簡潔未詳畿輔通志漢世近古諸儒考據精博緯圖中侯非盡無徵至許商以奉命行視圖方畧韓牧亦以能治河徵而或止得其三或僅求其四五則其餘之湮滅可知也唐宋以後去古寖遠舊迹日湮而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歐陽忞輿地廣記樂史太平寰宇記於徒駭胡蘇鬲津之外又得馬頰鉤盤覆釜簡潔四河惟太史未詳所在千年以前求之而不得千年以後竟

一犂然有其處所此可信乎抑不可信乎蔡沈曰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處而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斯言誠是然據許商所云三河既實有其地而孔穎達亦云九河之次自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當亦在成平東光鬲縣之南北今攷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山東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川原平衍沮洳盈望九河舊迹要亦不離此域然或爲平疇或存枯瀆無論禹時故道不可復問即漢世所謂三河者亦在有無斷續之間矣禹貢錐指林氏曰王

介甫謂逆河者逆設之河並時分流也其意以同爲逆河句釋上文播爲九河之義如此則逆河即是九河矣羅泌曰聖人於冀兗開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民耕旣至則不墮民舍桯珌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見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故謂之逆河董鼎曰格言云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洩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泄此皆踵介甫之謬以九河爲逆河而緣飾其辭也陳師道曰逆河者爲潮水所逆行千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按潮河一名界河在今靜海縣西

北受滹沱易巨馬三水（巨馬即淶水）合御河東至獨留口入海此河在直沽口西亦不得指爲逆河明邱文莊濬又言當於直沽入海之後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以逆河爲橫絶之河承西漢之誤以上諸說總由不知渤海即逆河而求逆河於渤海之外遂愈求愈遠耳河間府志南皮縣九河故道渠岸尚存

徒駭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按今滄州之西交河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即漢滹池孔穎達禹貢疏徒駭是河

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李巡曰禹疏九河以徙
衆起故曰徒駭郭璞爾雅註徒駭在今成平方輿紀要以徒駭歸獻縣蓋本此邢昺爾雅疏九河之次自北而
南唐書地理志在淸池縣西五十里孫炎曰禹
疏九河徒衆惕不成故曰徒駭孔氏云在滄州
景成元豐九域志在故滄州西北二十里元和
郡國志在山東齊河縣景成齊乘河昔北流衡
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海焉知北流之漳非
古徒駭畿輔通志今漳滹沱之經行於瀛滄界
者卽徒駭故道禹貢錐指今漳水自饒鹿又北
歷南宮新河冀州東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彊阜

城獻縣交河青縣靜海大城寶坻至天津鎮注於渤海此言徒駭河之故道今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慶雲海豐界有土河志以為徒駭妄也徒駭最北豈反出鬲津南哉河間府志徒駭故道在南皮縣北滄州志在廢清池縣西南三十里

按九河故道數千年聚訟紛紛即徒駭一河已人各異辭矣但據水經注淇水篇云淇水至東光縣西南會大河故瀆東北逕泉周縣入滹沱又東逕漂榆邑入海漳水篇云衡水東逕建城縣故城南衡漳又東左會滹沱別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則衛河自東光以下行大河故瀆

會滹池入海而漳水自合口以下又與衞河並行大河故瀆與漢地理志滹池卽徒駭之說可相參而得之漢志滹沱至平舒入海蓋東平舒卽今大城縣未嘗瀕海則所謂至平舒入海者蓋由平舒至章武入海今子牙河爲滹沱下流逕大城縣三角淀與水經注合則漢志及錐指說信而有徵矣若所謂成平滹沱成平今獻縣畿輔通志滹沱入獻縣完固口分爲二支則漢志特據河水所經處言之非只謂滹沱第在成平也夫滹沱卽有三角淀入海則自三角淀入縣界至直沽其爲徒駭故道可知特贅此以備

一說

太史　禹貢疏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郭璞爾雅註太史今所在未詳通典及蔡氏書傳說同元史地理志太史在滄州南皮縣治北明李賢一統志說同齊乘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堤岸數重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方輿紀要在徒駭之東河間府志太史在古皮城南畿輔通志太史河自漢以上未知所在而忽得之于欽李賢自不足據禹貢錐指齊乘清滄之說庶幾得之

馬頰　郭璞爾雅註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山東濟南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

北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卽馬頰河元和郡國志在德州安德平昌二縣東皇輿表安德今陵縣通典在平原縣界太平寰宇記篤馬河卽古馬頰河在棣州商河縣北輿地記卽篤馬河明一統志在東光縣界河間府志在南皮城南慶雲縣志在縣東南自樂陵西十五里經縣分水鎭至城東南隅入鬲畿輔通志九河之次自北而南以地計之當在東光境內李賢之說似爲得之其篤馬在九河之南許商有明言何不一考耶樂史盡誤認唐之馬頰爲古之馬頰耳元和郡國志馬頰河久視二年

開決亦名新河即上所引在安德平原者蓋此水即漢之篤馬河水經所云東北經安德縣故城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北者故瀆久湮唐復開名爲馬頰所謂新河而被以舊名者也樂史不解元和郡國志新河二字之義而指爲九河之一其謬甚矣禹貢錐指德州治安得所領有蓨縣太平寰宇記云馬頰河逕蓨縣是也而又云篤馬河即古馬頰河人皆斥其謬然唐自有馬頰河出澶州新豐縣界東北流至平昌縣合篤馬河二水合流並得通稱以篤馬爲馬頰不可謂謬謬在一古字指爲九河之第三耳近志平原商河陽

信界中並有馬頰河皆唐之馬頰也

覆鬴　郭璞爾雅註水中可居住而有狀如覆釜

李巡曰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方輿紀

要鬴亦作釜通典馬頰覆釜在平原縣界又云

安德縣有覆釜河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北至海

豐縣入海滄州志覆釜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

河間府志覆釜在南皮縣東南畿輔通志安德

故城在今山東陵縣德平界與甯津相近意覆

釜自陵縣歷甯津南皮而達慶雲乎

胡蘇　李巡曰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

也孫炎曰水流多散胡蘇然漢書地理志勃海郡東光縣有胡蘇亭郭璞爾雅注作東莞縣邢昺疏莞當作光元和郡國志胡蘇河在饒安縣西五十里太平寰宇記胡蘇河一名赤河其水赤渾色自臨津治逕饒安無棣入海齊乘滄州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非胡蘇河歟元史河渠志胡蘇河在慶雲縣西南河間府志胡蘇在南皮西城下滄州志胡蘇河在慶雲縣西南十二里慶雲縣志經縣分水鎮東北十二里會鬲河入海明工部郎中楊旦請開東光慶雲胡蘇河通海以洩衞河漲水疏下中止畿輔通志今滄州即唐饒安

慶雲即唐宋無棣甯津即漢東光宋爲臨津縣今其縣西有胡蘇亭正班固所云在東光者太平寰宇記之言近之矣

簡　郭璞爾雅註水多簡易李巡云簡大也其水深而大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史記正義簡在貝州歷亭縣齊乘滄州大連澱南至西無棣縣有大河名曰沙河皆顯古隄茲非簡潔等河歟元史河渠志在南皮城外十餘步與地廣記在臨津方輿紀要簡在勃海河間府志在南皮城西慶雲縣志在縣南三十里舊河間

府志在滄州臨津縣

按慶雲新志以南皮篤馬河為簡河亦非臨津今甯津北與南皮接界謂簡潔在此理或有之

潔　郭璞爾雅註水多約潔李巡曰河水多山石治之苦潔潔苦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河間府南皮城外有簡河潔河二河相去甚近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潔河元史河渠志簡潔在南皮城外方輿紀要在勃海與簡相近河間府志在南皮縣城西

按何喬遠名山藏河漕記云簡潔一水先儒誤分為二此蓋指孟子集註言也據書經彙纂云孔

穎達九河疏據郭璞爾雅註以簡潔爲二河朱子孟子集註因之曰簡曰潔分舉犂然蔡傳則據曾旼之說合簡潔爲一河林之奇嘗辨之以爲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爲經八爲支派當從孟子集註爲正又畿輔通志云簡潔二河爾雅明列爲九晉唐宋諸儒紀載相仍蔡傳獨宗歐陽忞之說合之爲一未免穿鑿合從孟子集註爲二河

鉤盤　郭璞爾雅註水曲如鉤流盤桓也李巡曰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太平寰宇記在樂陵東南皇輿表樂陵今武定州樂陵縣屬濟南府從德州平昌

來（輿地記通典說同）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樂陵鉤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南入海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般縣（師古注九河之鉤般）後漢書公孫瓚傳瓚出軍屯盤河將以報紹（註即九河鉤盤之河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水經注篤馬河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槃河蓋亦九河之一也元和郡國志在陽信縣北四十里金史地理志樂陵有鉤盤河元史河渠志在獻縣東南八十里禹貢錐指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河在縣南二十里近志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海豐陽信霑化界中並有鉤盤八枝自鬲

津而外此河亦有可據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
陷河闊數里疑卽鉤盤河按此河自樂陵分爲
南北二派海豐舊志云南派在縣南名鉤盤河
東經霑化縣北又東至久山鎭入海新志云北
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徑馬
峪山前抵土河口入海今縣北盤河村當以此
爲名蓋北派卽齊乘所謂陷河也或曰陷河卽
篤馬河之別名許商云在九河齊乘指此以爲
古鉤盤恐非然許商亦就上流言之耳安知篤
馬下流非卽鉤盤之故道乎河間府志鉤盤在
南皮縣西北慶雲縣志在縣西南自德平西北

樂陵東南經縣南由海豐霑化至九山入海

鬲津　郭璞爾雅註水多𡸖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李巡曰河水狹小可隔以爲津邢昺曰自鬲津以北至徒駭相去三百餘里漢書地理志平原郡鬲縣平原當以爲鬲津畿輔通志鬲津故城在今陵縣西陵縣唐安德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德州西南有鬲津河東經吳橋甯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大沽口入海

元和郡國志鬲津枯河在縣南七十里河間府志古鬲津河在吳橋南亦名吳川又東逕甯津縣南又東逕南皮南與山東樂陵分水太平寰

宇記樂陵縣鬲津枯河在縣西三里南皮縣志河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又東逕慶雲縣南金史地理志無棣有鬲津河又東北逕鹽山縣東南鹽山縣志河自慶雲北入鹽山界崔家口又東逕海豐入海滄州志在城南一百二十里俗呼老黃河方輿紀要鬲津在鉤盤之北通典在獻縣之廢饒安縣輿地記在無棣元史河渠志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

按古今陵谷變遷所在多有河又嘗徙禹迹茫茫雖日履大陸以下求所謂禹河者而志之恐疑信不免相參羣言淆亂固其宜耳況九河之名

始於爾雅爾雅之作或以爲周公或云仲尼所
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今按其文
如五方四極諸說既荒邈如山海經九州之名
又與禹貢周禮不符且霍山以爲南岳又漢武
帝事則先秦以下雜奏之文不少矣豈九河之
名遂可信爲禹之舊乎又九河之名螯崛險僻
與緯書曜魄寶靈威仰等名相似是皆三代後
矜炫奇衺之作與禹貢體制逈不相類秦漢人
好立名色其習如此若以爲禹之所名斷不敢
信也郭璞李過就其名曲爲之解穿鑿牽紐不
可爲訓孟子云不如無書信哉竊按孟子謂禹

行所無事則當時治水之要不過因諸水現在注滙之方爲之疏而道之若必鑿孔穿渠如漢書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諸說此數者所謂人功所造墮斷天地之性也何足爲行所無事嘗論六合之內本有天造地設境界如水原多發於西北東南注海有何人工可言又如江出岷山歷巴蜀之險與河之積石龍門大約相似而峽江以上未聞有鑿石開道者胡獨於河而或以爲鑿或以爲破至於九河胡獨不然禹貢之言九河也第謂之道孟子之言九河也第謂之疏則不過因勢疏濬非强鑿九河以激

之行且按水經地道如桑乾漳衛白潞巨馬沙
治諸水俱世所謂巨浸視濰沮濰淄有過之無
弗及而禹貢一書第載衛漳之名他水曾未之
及豈桑乾諸水禹時尚微無待於治耶抑治之
而經有闕文耶竊謂禹斷無平地鑿九河之理
桑乾諸水斷無不治自安之理所謂九河者當
卽從桑乾諸水中就其近河者而分河水以寄
之則言九河而諸水胥舉矣衛漳入河在九河
未播之先故特言之今衛漳二水猶並行禹河
故道則九河可知矣水經注不言滹沱者蓋因
漢書徒駭卽滹沱故僅於河水篇序河之原委

而已足也知徒駭之即爲漳沱則太史以下又可知矣不但此也周禮大司徒川有衡澤有虞溝逆地防各詳其法九河大川必無閼塞及定王河徙至漢不過二百餘年豈有九河故道遂至湮沒即不可復攷惜漢人舍桑乾諸水以別求其所謂九河故求之終不得其處後世愈求愈疑致衆說紛錯如此耳幸地理傳徒駭即滹沱一語後之好古者猶得意會言之特存其說以待好古者決擇焉

逆河故道　河間府志靜海縣有逆河

雍正八年戸部咨逆河西屬靜海東南屬滄州

東北屬天津卽今中堂窪地也在天津西南八十里河身由西北亘東南地勢微窪彷彿河形而已

按書經彙纂云河自大伾而決醬流移水陸變遷而洚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實指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其說是矣然細考禹貢又參以漢書說則姑無論碣石之所在而逆河入海之在直沽則實有可據者葢歷代疆域雖有紛更而漢書西北高東南下之說亘古不易禹貢諸水皆歸東南惟大河自大伾以下有北流漢溝洫志謂平地數敗厮

二渠以引其河載之高地是也然亦由直沽在大伾之東北北雖高而北之東則卑其勢斜下故順也如今七郡三百餘水俱匯三岔海口其爲古燕南最窪之地亦明矣若謂河至絫驪入海則當自今直沽口逆上北歷寶坻又東折至永平此禹貢雖指說夫人知其不能者又據漢地理志遼西郡如龍鮮封大凡十一水皆南入海古北平郡無終縣浭水且至雍奴入海水經注東潞水亦至雍奴入海雍奴海口今直沽北甯河縣地也元魏併漢泉州入雍奴唐改武清置寶坻縣　國朝又分寶坻置甯河縣寶坻之水皆順而南直沽之河獨能逆而北

乎有謂直沽至寶坻逆而北上故為逆河此無所據且直沽逆上固可謂之逆若東折至永平則自西而東順之至矣何以槩謂之逆蘇子由云契丹之水皆南注於海地勢北高無北徙之道自今溯漢其說悉合則三代可知矣況河必有故而後折龍門以下至華陰而東折者水經注所謂華嶽當河河水過而曲流也華陰以下至大伾又北折者即前所引載之高地之說也若河趨直沽歸海之勢方盛既無華嶽二渠何故又折而北又況大河轉折關係最重故大陸以上東折北折皆詳載之何獨於此二折省其文且也據禹貢九河在兗若逆河入海在絫為冀州東境是雖指

所謂中間相去太遼闊也況據爾雅兗州在東河之東則其境當以河身入海處爲限若至絫入海則絫縣海口以上西南數百里瀕海之地及海中諸島之近其地者俱當屬兗所謂島夷皮服者又何以第屬之冀州據韋昭謂碣石淪海已去岸五百餘里或又謂今滄州北與平州接境（皇輿表平州今永平）相去五百餘里未淪於海之前從海岸更五百里平地九河在此五百里中禹貢雖指又謂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河自章武東出爲逆河逕驪城至絫縣碣石入海行三百里據此三說則似河自章武至絫縣碣石或直

行向東或斜向東北不必北折至寶坻又東折至永平其道較順然按地形章武海口直東去永平海岸不過二百餘里如昭碣石去永平岸五百里之說則在章武東南禹貢北海入河由東向西以南爲左烏得謂之右且相距幾三百里亦不當謂之夾也又大陸東北至章武約七八百里九河去大陸亦不應如此之遠且據王橫言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則未淪之先章武絫縣原隔一渤海此渤海即在東北五百里中河既東北行則未至絫縣先入渤海何待至絫縣碣石入海況五百里之地不可謂不廣矣淪海

至五百里其事不可謂不重矣古史如周譜等書並未言論於何時所論何地後之人亦不過以綦縣驪城當之不知邑之大小雖殊大約不外百里之限即曰瀕海偏隅或出常限之外然斷無廣至五六百里者雖指有見於此故以三百里爲說然曰當衡旣非禹貢夾石之義况據永平西爲玉田又西爲薊州由章武東出先薊州玉田然後達於驪綦不當止言驪綦也又况據王橫云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夫東北則綦縣也西南則章武也海水所溢則南岸耳雖指亦自以爲南岸南岸則章武矣乃其說曰北岸所

浸漢驪成絫縣數十里夫曰北岸旣與南岸之說不符曰數十里又與三百里之說不合總緣信古太過求之不得其故乃爲想當然說以濟之故其言多不足據若介甫程泌諸君遡設之說又不足論矣要之當以漢書河水至章武入海之說爲是今天津則章武海口也

聖祖仁皇帝御製幾暇格物編曰天津爲逆河入海之地信哉又天津縣志云按禹貢逆河自當以直沽爲斷漢書沽水河水入海之處今據三分河形勢則禹迹可想見矣且河自定王時南徙數千年來漸徙漸南未聞有徙而北者今中堂窪

之河在直沽之西南若以彼爲禹河之舊則今河沽入海之地又從何時北徙至直沽耶又據漢書地理志河水別出爲屯氏河至章武入海其故迹已不知所在則焉知中堂窪之河非即屯氏河之舊後人誤指爲禹跡耶若據宋史黃河注三堂之説則三堂之河又爲宋河非禹河矣

畏吾村考

查禮

京師西直門外八里有村村名畏吾明大學士李東陽墓在焉村前有大佛寺予家祖壠未遷檢塋時俱葬此村案畏吾元時西域國號也太祖四年歸于元或稱畏吾或稱畏吾兒或稱畏兀或稱畏兀兒陶九成輟耕錄載色目三十一種稱畏吾兀蓋蒙古字隨音轉音有輕重則字亦隨之而改故彼此增減無定文也當時仕于朝者若布魯海牙之孝友廉希憲之政事小雲石海涯之文章伯顏不花的斤之忠義尤爲表表於世羣萃居處諒非一族此村密邇郊甸意即其聚族地乎又案布魯海牙嘗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國迎母來居事之又叔

父阿里普海牙素歟布魯及布魯顯貴築室宅旁迎阿里普居之後布魯生子十人孫五十三人皆登仕籍布魯之次子希憲築萬柳堂於城南爲廉氏別墅常邀盧疎齋趙松雪飲命歌者歌驟雨打新荷曲而小雲石海涯又卽希憲之甥由是觀之當時畏吾之人聚族而居者正自不少卽布魯一族已蕃衍廣袤如此況加以他族比閭相接成邑成都固不待考而知其必然也予家舊時守冢者亦廉姓疑卽右丞後人畏吾之名當始于元今之人或以其地近郊甸兵衞所居遂稱之曰衞伍殊失其義至宛平邑志改爲魏吳尤舛謬矣又按鐵哥傳世祖幸香山永安寺見書畏吾字於壁問誰所書僧

對曰國師兄子鐵哥書也帝召見命隸丞相孛羅備宿衛考蒙古新字製自帝師八思巴至元以前新字未製時凡國內施用文字除漢楷外惟用畏吾字迦魯納答思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世祖命鋟板賜諸王大臣元代之重畏吾字如此今不可考矣

放桐辨

俞長城

伊尹放太甲于桐有諸曰否以臣放君不可以訓然則甲之居桐也孰放之曰居之也或曰放焉古者君薨諒陰三祀于是甲居桐而尹營其宮甲不居桐非子也尹放甲于桐非臣也曰甲居桐而不悔過亦將復之乎曰甲能居桐即能悔過何不復之有兄不以私放其弟吾見于舜臣不以私放其君吾見于尹然則湯不放桀乎曰湯之放桀也桀奔而因以居之也尹之放甲也甲居桐而尹營之也皆非放也然則孟子曷不辨曰孟子不辨以戒當曰之爲君子之辨以防萬世之爲臣

叩馬辨

史稱夷齊就養西伯遇武王觀兵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遂逃去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俞子曰夷齊之餓信也夷齊之諫誣也禮諸侯七月而葬當是時武王卽位十有三年矣安有父死十三年而暴露於野者說者謂虞芮質成之歲文王受命改元會孟津在武之四年武之年仍文王耳是則天子在上而改朔易號其罪大矣夷齊在側何無一言旣不能爭且就養焉至觀兵而始諫噫晚矣智者不爲也故謂武王之不孝者誣也至其所謂不仁尤不可不辨夫紂在天下分天子也德獨夫也不伐商紂暴益甚紂暴益甚而天下被其毒者深矣仁人固如是乎

天命無常有德者王武之伐紂非特人心有天道焉洵如夷齊言將不逢堯舜終古無易姓之事也且伐君者甯自武王始哉書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吾謂夷齊不當恥周先當恥商充其操必至舉世無可言之人無可居之地孤子畸異悵然靡所復之而後已爾此必戰國魯仲連於陵仲子之流倡爲此說以擬聖人以自遂其僻余故曰其誣已甚難之者曰子以叩馬爲誣於何徵之曰不見於詩書不爲孔孟所稱述司馬遷拾采方聞以入傳訛斯難從耳然則夷齊何以餓曰夷齊之餓當在讓國之後也紂之時黎老播棄矣夷齊又失國是以不得其所及聞西伯而歸之想亦古者寓公之意乎

乃知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也避紂非避武也然則夷齊不死乎曰論語稱其餓不稱其死其不死也明矣藉令夷齊餓死則是武王非聖人也其父惠鰥寡其子棄賢良死墓且有封生人不得食所謂之不孝不仁也亦可

坐懷辨

聖人所以師百世者已施之當使人可受施之而人不可受非聖人也已作之當使人可學作之而人不可學非聖人也方女子夜奔柳下惠使之坐懷而不亂不亂可矣而坐懷則非女子所可受也不亂可矣而坐懷則非他人所可學也施而不可受作而不可學烏得聖坐

者見於外者也亂者辨于內旣坐矣亂與否孰從而知之爲此言者明聖人謹于不見而持于易動也然則他人不得窺女子或自諱亂與否吾又孰從而知之古之人有舍生取義者惠不當使女子失節以全其生而從井救人仁者不爲惠亦必不汚其身以救女子未有聖人而不義者未有聖人而不仁者孟子曰袒裼裸裎焉能浼我此惠之事也若坐懷不亂則非惠事也言冊焉言聖人清之過言放桐言聖人任之過言坐懷不亂言聖人和之過

尚書古今文說

趙佑

先儒多疑古文尚書之僞予嘗緝綜其說葢莫甚于元明至有横加詆斥如闢異端于其私刻止存今文二十八篇而古文則全削去者復有形諸奏牘請專以今文立學取士者從而辨之者亦非一家以今西河毛氏寃詞爲最勤然片言折衷莫善于安溪李氏望溪方氏李論難易精矣方則曰能僞爲是者誰與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湯誥伊訓說命之間弗肖也而况其下焉者歟嗚呼此語出而昭如日星焉用嘵嘵聚訟爲有歸安沈樹德者予偶見其私稿書說一篇雖

未名于時其末曰尚書什九皆聖人之言而古文二十五篇中如禹謨虺誥湯誥咸有一德說命或言心言中或言性或言德或言學尤文之醇乎醇者若必以字句平易疑之豈聖賢之言必艱深險澁而後可耶可謂明辨晳矣竊因是究而論之夫人立言而著之于書者將以自見而傳後也荀董之倫是也姑無論魏晉士大夫之爲學不足以語于斯卽使當此之時而果有人焉具是言心言中言性言德言學之學與識其爲祖周孔孫程朱明矣則何不自成一編著其邑里姓氏授受之本上之朝傳之其人而必蹈襲陳言依託古體身名旣隱而不彰不得享是書之福轉徒以供後人之集疑苟非

至愚斷不出此愚于此者必不能智于彼則夫書之所
言其必非有能僞爲之也益信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或者不察乃執文字之
常格以律古經其實愈多而見則愈陋甚且舉而歸諸
皇甫謐之徒吾恐謐如有知且當一听然曰何修而得
此謬譽于千載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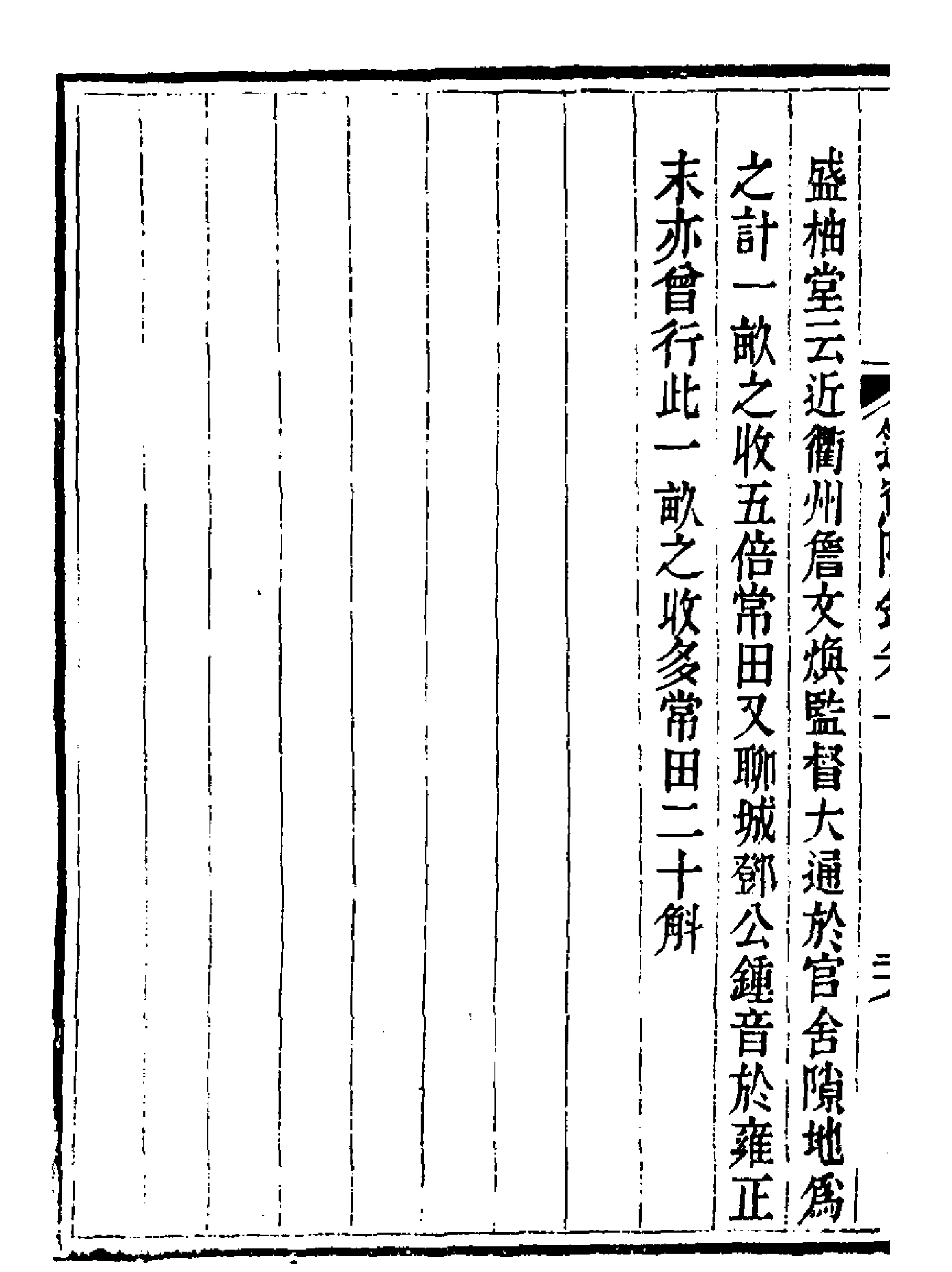
區田說

孫宅撰

昔湯有七年之旱伊尹始作區田元王楨農書推本氾勝之之法以爲每田一畝廣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行其長一十六步每步五尺計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三行長廣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留空以便澆灌又可疏風不熱壞苗且以其土壅根方除隔空可種六百六十二區區深一尺用熟糞二升驟用生糞過多糞力峻熱即熱壞苗有害與區土相和布種勻覆以手按實令土與種相著苗出時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區十行留百株別製廣一寸長柄小鋤鋤多則糠薄若鋤至八遍每穀一

斗得米八升如雨澤時降則可坐享其成旱則澆灌不過五六次即可收成結實時鋤四旁土深壅其根種既密穗又長大時恐風吹折其為區當於開時旋旋掘下春種大麥豌豆夏種粟米黑豆高粱穈黍按粟米者稷也俗云小米稷與莠相似故韋昭國語註云莠似稷而無實穈黍不黏者一曰穄今人以穄為稷音似而誤也秋種小麥隨天時早晚地氣寒暖物土之宜節次為之不必貪多毋論平地山莊歲可常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犁惟用鍫峭平聲臿也钁巨入聲鉏也墾劚更便貧家大率區田一畝足食五口丁男兼作婦人童子量力分工定為課業若糞治得法灌溉以時雖遇災旱不能損耗矣齊民要術云兗州刺史劉仁之在洛陽曾為之一畝可百石人多疑焉

古斗三當今之一或者以是歟康熙丁亥桂林朱蘊叔龍耀爲蒲令邑處萬山中高陵陡坡非雨澤不能有秋爰取區田法試之後爲太原司馬在平定亦然收每區四五升畝可三十石於是爲圖說刋布之以爲務農者勸此則近事之明徵也徐元扈先生有言三代制産非以多與之爲厚也語云務廣地者荒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后稷爲田一畝三畎伊尹作區田負水灌溉古之治地者盡力盡法而不務大禹時稷爲農師洪水初治作乂之土甚多恐民務廣地以致荒蕪故限田五十使精於業即五十畝可食八口之家矣豈不諒哉故詳述其說以著於篇



盛柚堂云近衢州詹文煥監督大通於官舍隙地爲之計一畝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鄧公鍾音於雍正末亦曾行此一畝之收多常田二十斛

禁糴說

唐夢賚

事有似爲仁人君子之事而究其實乃毫無益而大有害者則毋來各省州縣禁糴之令是也爲禁糴之說者曰本處豐收四方來糴則本處之糧大貴或且糴者多而糧必盡貧民必至於餓死則是禁糴者體上天好生之仁卹一方無告之衆豈非善政哉而不知其非也夫糴者非强人而糴之也有糶者而後有糴者其糶糧何爲也哉曰以封糧也以納米也以買布也以買絮也以辦人事往來也今禁之遂不糶乎曰不能今如欠糧銀一兩矣不能因禁糴之故封銀五錢而即完其糧如故也欠米一石矣不能因禁糴之故納米五斗而算完其

糶如故也以買布絮辦人事者不能因禁糴之故遂不買不辦其糶如故也然旣已禁糴矣則此糶者糶之何人曰糶之本處人向外販者糶之外來販買人有倚靠者糶之本處大家有錢能收囤者但一經禁糴則糧價頓賤向之糶一石者今且糶一石幾斗而後足糶之日又遲在官糧不完則敲扑之日旣多在民衣不辦則飢寒之日又多相對號呼無可如何此禁糴之令一下而收成之方仰屋而歎荒儉之處頓足而呼如有人於此使之五官百骸十二經絡節節不得流通而告於人曰我岐黃我扁鵲我神醫救世者也無人不困矣且夫糶糧者非有錢之家也有錢者則糴而不糶矣無論貴賤

貧富無不辦稅之家卽貧而爲人傭工爲人佃地租地所得有數之租糧無不以粟易布者向來可以少糶而有餘者今反使之多糶而不足其所利於貧人者何如也假使官不禁糶得無恐有糧之家乘輿多糶而糧遂盡乎夫數年以來非水則旱民間萬不得已而後糶八口之家算而又算尚恐朝夕之不繼甯待官爲之禁而後念及其家口耶夫不禁而未必多糶且因糧價貴可以少糶禁之而勢必還糶且因糧價減而反多糶則朝廷之賦稅不能辦上下之考成不能免窮民借販糧爲生者裹足而不敢動而獨使衙蠹地棍白晝公然搶奪車騾則棄之於荒野而不敢歸糧石則付之於何人

而不敢問白奪平吞甚於强賊此載在律中何條奉在
諭旨者何曰而仁人君子之爲政一至此耶此無他爲
銜蠹地棍邪說所中而未嘗深窮也夫一縣則不爲隣
縣荒儉計而在知府則均其屬也一府則不暇爲他府
荒儉計而在撫司則均其屬也況
朝廷以四海爲一家直省告飢方且錮之賑之南方之
絲帛北方之貂參西方之羢羊東方之魚鹽皆未嘗禁
其販賣今荒儉之處曰望糴糧者至苟延旦夕之命而
販糧之罪又律中所不載之條乎且自丁巳戊午以來
曾經年豐糧賤無人搬販之時矣每斗粟價至錢二
十餘文是斛斗二斗五升也處處無人糴買農家積糧

滿困雖大門闔依然無憑以不能辦稅全家而逃者有之當其時官不能救之於下天不能救之於上令一方少收四方有來糴者是天欲少蘇此一方民命之苦且大救四方民命之苦而官必設法以困之使糴者不得糴糴者不得歸彼此遠近俱困是誠何心哉或有爲之說者曰民間原有一種無寸宅尺土游手好閒之人專以糴升斗爲生者獨不爲若輩貧民計乎曰若輩亦樂以搬販升合爲生者也一禁糴則若輩亦苦矣良民之爲商賈者無罪而罹於法衙役之承風旨者橫飛而食人肉此一舉也惟有衙役等人樂耳有心世道者尚深思而得之哉